

虞初志

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庚和志

上海華英書局發行

虞初志卷四

崔少玄傳

唐王建

鍾瑞先評
猶是作宮
詞手

湯若士評
居無欲天
自不應作
有欲想念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瑤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陸陸小字自列歲餘陸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陸曰王華君來乎陸怪其言曰誰為主華君曰君妻即王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既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天人之音陸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陸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陽所積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諡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

頭一轉責
謫隨加無
謂太上之
苛也
附錄
退之詩云
華山女兒
家奉道座
上錯落如
明星玉皇
領首許歸
玄乘龍駕
鶴來冥青
雲窓霧閣
事恍惚重
重翠幔深
金屏仙梯
難攀俗緣
重浪憑青
鳥通叮嚀
其前後叙
述恍是少
玄一小傳
扶桑大帝

士當謫落所犯爾。為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歎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閨中日獨居靜室。陸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闥。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陸詣而觀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陸守其言。誠亦當。隱諱泊陸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乎。洛陽陸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載。謂陸曰。少玄之父壽算極於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

金書即黃庭內景書
袁石公評
子瞻詩云
飛符御氣
朝萬靈
道不復誦
黃庭少玄
持假金書
以點醒汾
州句第視
為長生藥
耳
袁石公評
卑辭屈體
止傳一二
啞謎少玄
大是寡恩
故余謂保
少玄之玄
珠不如搗
雲英之玄
袁石公評

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喻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陸。陸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陸語曰。玉清貞侶。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於此矣。陸跪其前。嗚咽流涕曰。下界蟻虱。黷污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沈涸。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則真。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光舍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傳。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陸再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瑯琊先生。能達此詞。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未間。但當

頃斯詩云旦暮焚香繞壇上步盧猶作按歌聲回想晉容能不嗒然自喪屠赤水評叙其年當數盡復昇袁石公評計其時日與其人名姓出處有如合券屠赤水評玄珠心鏡標目亦儘有妙義

袁石公評讀魏夫人

保之言畢竟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觀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居閨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陸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瑯琊人也遊華岳迴道次於陝郊時陸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陸陸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即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陸余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唐顏真卿

魏夫人者仕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

傳杳冥玄
邀莫可憶
測魯公所
稱列仙姓
宇道號瑤
宮瓊閣及
金函玉笈
若一一述
所見聞至
於例列尸
解煉形復
質令人目
瞪心駭聞
魯公遇害
歲棺視之
尸已失去
言是兵解
則魯公即
大極東華
諸真神侶
不過現身
出世聞揚
道教故作
此傳

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
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闕見常
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宇幼彥生二子
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
離隔室宇齋於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
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夫
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教我授子神真之
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
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
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
爾勤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兒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
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

湯若士評
諸經名目
亦奇艷甚

唐赤水評
縹緲希微
的是石室
素書九天

玄語
又評
指派遡源
恍如面命

袁石公評
火足金流

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馬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為太常所敕。使教於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為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為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予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華存則為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

屠赤水評
曉露沾花
妍翠欲消
湯若士評
空靈蕩漾
雅語堪擷

袁石公評
玉醴金漿

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王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鐘，陽谷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王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啟之章，清虛詠駕歆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亂，荒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携二子渡江，璞為庾亮司馬，又為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冠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還神。

交梨火棗
其騰飛餌
即九轉丹
即

又評
既云託劍
化形又云
白日升天
蟬蛻羽化
蓋於尸解
外別顯一
奇矣
屠赤水評
玉札金書
對楊休命
說得歷歷
可憑

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
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
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秘要
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
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
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
共迎夫人白曰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
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
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
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仙者而男之高仙曰
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
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

又評
李頎仙歌
酒闌可奏
雲和笙七
龍五鳳紛
相迎魏夫
人當日先
景自應爾
爾

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
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
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
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
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
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
黃庭內景注叙青精饌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
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
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
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
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
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

袁石公評
丹砂青空
物外異寶

屠赤水評
真誥云體
未真正穢
念盈懷其
於道尚隔
兩塵斯言
信矣
袁石公評
只此二語
打破玄關
八九重矣

總轡太空。手携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汎萬
春之長生。真言玄浪。高談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子弟。周目五濁。勞神
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
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
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
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
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
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
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區。故當困煩以無領耳。為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
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恡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
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闕。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
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

人評
好文按典
不類浮混

赤水評
織女回車
指點歸路
仙風縹緲
洗盡腥羶

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賈季子咽金液而
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王服雲散以潛昇。猶頭
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入清冷之泉。
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跡。固無常
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
生。尸解也。足不清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
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
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沈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
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
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
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是也。若
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

湯若士評
是一冊集
仙錄

袁石公評
片石孤雲
窺色相清
池皓月照
禪心
又評
廣成子云
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
慎內閉外
多知為敗
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
魯公斯傳

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晚向暮去者，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迫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顏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泯然與尼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貞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觀察之氣，內有愠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

一一聞其
秘矣
屠赤水評
太白詩云
倦尋向南
岳應見魏
夫人余謂
覽魏夫人
傳不必向
南岳矣

鍾瑞先評
此傳宛素
俊潔至茅
山一九奇
快千古
袁石公評

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
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翹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遑人事則
可預使爾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井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
置壇歲久撫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
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
編入後仙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袁石公評 空靈縹緲勝麻姑壇記多多
無雙傳

唐裴說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
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
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

召約數語
可見無雙
已繫紅絲
後來兩雨
關情便非
私媾

屠赤水評
比前戲狎
時龐兒越
整
李卓吾評
寫情寫景
綽有餘妍

袁石公評
有此參差

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
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
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
此宜求婚嫁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
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
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窓隙
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
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
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
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
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
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後來一許
翻覺有味

湯若士評
兒女情深
英雄氣短
殊不是國
爾忘家
袁石公評
偶乘兵亂
陡獲佳配
仙客誠幸
矣獨是未
占風流先
經波浪則
好事固多
唐也
屠赤水評
劉震大臣
不靖節赴
難而思避
難固難免
董狐之書

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鑰。南望目斷。遂乘驄東燭。遠城至。啟夏門。門亦鑰。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刀。傳